

# 參政消息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第0035期•

新华通讯社編印

1957年4月4日•星期四

## 杜勒斯2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

【美新处华盛顿2日电】美国国务院发表国务卿杜勒斯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记录。

记者问：国务卿先生，美国曾否给予蒋介石任何保证，即一旦金门和马祖受到攻击时，美国将协助防守？

杜勒斯答：没有。美国唯一的义务就是国会法案中所授予的权力，这个法案规定防守台湾和澎湖地区以及其他有关地区，如果这些地区的防守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守有关的话。这项决定将在情况必要的时候由总统来作出。

问：是否曾给了蒋介石一封秘密信，而这封信可能在这一点上引起了一些问题？

答：我不愿也不想说总统和其他国家政府首脑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私信往来。他有很多这类的通信，这是他权限范围内的事，我不愿加以评论。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这一点上有过任何个人保证足以使蒋介石确信美国将防守这两个岛屿？

答：我深信除了我所说的外没有任何保证，显然，我所作的解说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在一定情况下我们将会去防守沿海岛屿；那就是，如果这些岛屿的防守看来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守有关。

问：国务卿先生，那么根据你对我们说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除了国会决议的实际用的一些话之外，美国没有任何含蓄的或者明白的、明言的或隐含的防守这些岛屿的保证？

答：对。

问：国务卿先生，你决定取消援助建立阿斯旺水坝的建议是否是为了强行同苏联在中东摊牌？

答：我认为可以作否定的回答。当然有若干原因使得我们不愿意继续进行有关阿斯旺水坝的建议。

首先和最不得已的原因也许就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1957年的款项不得用于阿斯旺水坝。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心中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既实行规模这样巨大的一个工程是否能对双方有利很可怀疑。

还有一个原因是，紧接那件事以前的时期，埃及正在同苏联集团国家发展愈益亲密的关系。仅仅在埃及人要求我作确定的答复前几天，他们承认了共产党中国——是这样作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确，我认为，埃及是自从进攻朝鲜的事情发生以来，世界上第一个这样作的国家。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埃及就这样地强使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只有一种恰当答复。这个问题是，是不是要两面派的国家比绝对忠实而与我们合作的国家得到较好的对待？

问：国务卿先生，政府禁止美国记者到赤色中国去的态度是否有任何改变？

答：没有。在这方面我们的态度没有改变。我们正在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在过去一两个星期内一直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能宣布结果，或预言会有任何改变。

问：国务卿先生，有消息说，政府正在考虑给波兰七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问题。首先，这个数字是否大致正确？如果是的话，你是否觉得这已经足够鼓励波兰和其他共产党卫星国家脱离莫斯科呢？因为，有消息说，波兰认为，

“收买”波兰不简单要“鼓励”闹“独立”这个数字是不够的。

答：我认为，波兰是否脱离莫斯科的问题并不像说波兰能否用六千万美元，七千万美元或一亿美元来收买那么简单。

这都是一个非常复杂，并且可能不是很快的演变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某些卫星国家正在寻求实行更大程度的独立。我们急切地鼓励这种走向独立的趋势。我们认为，只拿出一定数目的美元来，我们将买不到任何可观的东西。至于你们提到的数字，我觉得，我不能在这里谈论它们，因为它们正在目前进行的谈判中讨论，而且，如果我谈到这些数字的话，这可能对谈判有害。

【美联社华盛顿2日电】杜勒斯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美国并不会用抵制之类的压力来对付埃及总统纳赛尔。杜勒斯说，他并不是说美国不会参加对埃及的经济制裁。但是他提醒记者招待会说，制裁意味着许许多多不同的事情。他说，譬如要抵制苏伊士运河，就要由主要依靠苏伊士运河的国家来决定。他指出，美国本身并不十分依赖这条水道。

## 美国新出版“杜勒斯傳”

### 透露美總統曾向蔣幫保證阻撓我解放金馬

【合众社华盛顿2日电】据今晚报道，艾森豪威尔三年前曾经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使蒋相信共产党攻击金门和马祖的时候，美国将协助防守这些岛屿。

这段传说的插话是“时代”杂志外交记者约翰·比尔所写的新书“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傳”的精采之点。比尔写道，那个事实直到现在并没有在报刊上出现过。

比尔说，杜勒斯有一次同意“指名”把金门和马祖包括在1954年12月2日签订的美中防务条约内。比尔还说，“当艾森豪威尔总统看到会谈的记录时，他把这两个地方的名字删掉了。他认为，美国在它的防务计划中需要有某种灵活性。同时，他向蒋介石提出了个人的保证。”这个作者没有详细说明总统对蒋介石的“个人保证”。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曾经公开宣布过，根据1954年的防务条约，美国所承担的义务只是保卫台湾和附近的澎湖列岛。但是他们暗示说，如果共产党人攻击金门和马祖作为侵略台湾的前奏曲的话，那么美国就要进行报复。

比尔说，共产党已经确信美国决心为沿海岛屿而战，“使他们有所忌惮的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一点。这就是在台湾的边缘”。

这本新书还提供了杜勒斯外交政策经历的其他要点如下：

——在1952年共和党候选人提名大会以前，麦克阿瑟将军曾经“要他支持塔夫脱”，并且还对杜勒斯说，他在塔夫脱内阁中可以当国务卿。杜勒斯“从艾森豪威尔集团方面却没有获得这样的表示”，但是“他却决定把艾森豪威尔当作他要支持的人”。

——当艾森豪威尔于1956年1月在这里同前英国首相艾登爵士会谈时，“艾森豪威尔断然地对艾登说，如果英国认为美国会支持共产党中国的话，那末他应该知道在北京政府进入联合国以后，参议院将紧跟着通过这样一项决议：（甲）美国退出联合国，（乙）请联合国搬出美国”。

——在1953年6月18日，杜勒斯在上午两点钟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向他报告朝鲜总统李承晚已经以放掉二七，〇〇〇名俘虏的行动破坏了停战协定。简单地说，“他们在通电话时面临到这样的决定：如果共产党利用李承晚的行动作为重开战争的借口，总统是否仍然同意美国必须取得胜利？他是否仍然像在“海伦那”号上相信的那样，从现在起美国必须竭尽全力去赢取胜利，如果必要的话使用战术原子弹？总统作了肯定的决定。”

——在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部队进攻埃及时，以色列大使伊班正在助理国务卿朗特里的办公室里。伊班刚刚告诉了朗特里，以色列动员的“动机是防御性的而不是侵略性的。”

——同日夜，艾森豪威尔于晚上八点十五分在白宫召见了英国代办柯尔逊，“向他亲自表示，他（艾森豪威尔）对于威胁和平的事件多么严重关切”。总统对于以法英三国“夺取运河……的阴谋”“表示了明确的愤慨”。

——艾森豪威尔于1956年11月5日大选的前夕，训令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波伦“同苏联官员们举行会谈时着重指出……美国反对苏联用武力干涉”中东“的任何企图，那并不是说说罢了，而是说一句算一句的”。

——一副国务卿帮办墨菲于1956年7月30日夜从伦敦打电报来说，法国和英国“一心一意要轻率地使用武力”来对付埃及，因为它夺取了苏伊士运河。杜勒斯立即飞赴伦敦，到他回到国内以后，他发现“在设法避免军事冲突的斗争中，他至少已经争取到了两周的时光”。

【美新处华盛顿1日电】国务院今天说，最近的一本关于国务卿杜勒斯的书“不是一本经过审定的传记”。

国务院新闻发布官怀特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本书不是一本经过审定的传记。应当指出，比尔先生在他的自白中说，读者必须知道，他（国务卿杜勒斯）对它的内容概不负责。”在这本书写作之际，杜勒斯曾和比尔会晤过几次，但是他没有看草稿”。

## 美副国务卿帮办說

### 不讓記者來華是怕損害美國在西方的領導地位

【法新社华盛顿2日电】美国副国务卿帮办墨菲星期二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讨论“国务院限制美国公民的国外旅行”、特别是美国记者到赤色中国的旅行的问题的意见听取会开始时说：“记者访问大陆中国的整个问题正在继续研究中。”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墨菲继续说：“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办法可以让他们采访那里的情况而又不致于危及美国人的生命以及由于在讹诈面前让步而形成一种一味姑息的局面，那末，我们大家都将深感宽慰。”他着重地指出美国政府之所以禁止美国公民到共产党中国作任何旅行的原因如下：一，美国同联合国作为一方，共产党中国作为另一方，这双方之间在朝鲜存在着还没有解决的冲突状态。二，共产党中国目前仍旧明明白白地威胁着同美国订有共同防御条约的中华民国。三，由于美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因此不可能给美国旅客以正常的外交和领事保护。中国共产党曾经、而且目前仍旧扣押着政治人质，这件事更突出说明了上述这种情况。四，通过武装叛乱而当权的中国政府用一系列没有法律根据的行动巩固了这政权……现在共产党中国似乎觉得需要得到人家的尊重和加入国际大家庭。

墨菲又说：如果准许记者访华的话，我们所接受的领导地位将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将很难要求别人在共产党威胁前不胆怯、不退缩。

### 美参院外委会提出

### 美对非洲和南美洲进行技术援助的计划

【美新处华盛顿2日电】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今天建议大大增加美国对非洲的技术援助计划。这个报告是对全世界的技术援助进行三年研究的结果，它是由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蒙大拿州民主党人）提出的。

曼斯菲尔德的报告今天只谈到对两个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技术援助，还补充谈到在联合国帮助下进行的多边计划。这个参议院委员会认为，“在新近得到独立的非洲各国，在公共行政和资源利用方面特别需要援助，而在这些方面，联合国的多边帮助可能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双边援助为有效。”报告说，非洲各附属国的开发，“主要是宗主国政府和这些领地的人民的责任。”

【路透社华盛顿3月31日电】参议员诺伊伯格（民主党—俄勒冈州）今天说，“只有一个人——艾森豪威尔总统”能够使政府的对外援助计划不被国会扼杀。

参议院一个研究对外援助的特别委员会准备在明天重新举行意见听取会，研究总统的四十四亿美元共同援助计划。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有些议员主张把从今年7月1日开始的这一财政年度的对外援助计划款项削减十亿到二十亿美元。众议院中主张节约的领袖们今天表示决心还要从政府所要求的储存战略矿物款项中削减大约三千万美元去。

【法新社拉巴特2日电】据宣布，美国同摩洛哥今天在这里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美国将给予摩洛哥以二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这项协定是在美国国际合作署的计划范围内缔结的。

据在这里的外交部说，这笔二千万美元的款项是贷款，而不是赠款。这笔款项将用来购买消费品，货单将在以后提出。此外，在这一个财政年度中将执行一项技术合作计划。用这两千万美元购买的消费品将在摩洛哥出售，所换得的当地货币将用来资助这个国家的建设工程。

美国经济代表团团员将呆在摩洛哥帮助执行这个协定。

【合众社华盛顿1日电】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编者注：这个银行属于联合国，但实际上完全由美国操纵，成为协助美国输出资本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行长布莱克（美国人）今天宣布该银行成立了一个新的远东业务部。

他说，由于该银行在亚洲和中东的业务繁重并且日益发展，这么做是必要的。过去，亚洲和中东的业务一直是由一个部处理的。

远东部将负责在缅甸、锡兰、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业务，该部的主任将由一个老资格的银行雇员马丁·罗森担任。旧部的其余部分将称为南亚和中东部。

### 美“民族”周刊透露美国企图在老挝制造政变

【本刊讯】3月30日的“民族”周刊以“在老挝的卑鄙勾当”为题发表了来自华盛顿的一篇文章说：几个月以来，印度支那的小国老挝一直有可能马上改组内阁而接纳共产党寮国的一批人。寮国作为得到大臣职位的交换条件，表示愿意对王国政府作出两项重大的让步：一，寮国将放弃它所统治的两个北部省份；二，它的约有二万五千人的军队将予以解散，某些单位并入国家部队。

我们的国务院一直是以来厌恶的态度对待这整个问题的。事实上，在去年年底，美国外交官员非正式地对老挝说，如果寮国赤色分子被接纳加入国家政府的话，美国将不再给予这个国家任何援助。这并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我们一直在每年给老挝三千六百万美元，作为维持它的正规军队的经费。

美国当局一直在暗示说，应该把1956年12月28日的整个协定（编者注：这是指富马和苏发努冯决定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取消，王国政府应该结束和寮国的一切来往。华盛顿当局认为有机会在老挝首都万象扶持一个更加亲美的政权，国务院和五角大楼认为首相富马亲王对左派太软了。华盛顿的人选是副首相卡特·萨索里特，他是一位右派政治家，他一

直在公开地警告他的同胞警惕现在盛行的既赞成和共产党中国、俄国和北越建立友好关系也赞成和西方建立友好关系的中立主义。

在老挝可能发生一次目的在于使一个美国傀儡政权上台的政变之前，我们最好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两位高贵的兄弟福斯特和艾伦（编者注：福斯特是指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艾伦是指他的弟弟、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是永远不会在老挝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干什么卑鄙勾当的。

### 约旦首都否認內閣要辞职

【美联社贝鲁特2日电】约旦首相苏莱曼·纳布西星期二否认说，他完全无意因和年青的国王侯赛因发生一次争执而辞职。纳布西是在和贝鲁特的一个新闻记者们在贝鲁特和安曼之间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提出他的否认的。

关于纳布西辞职的报道是早些时候由埃及的中东通讯社从安曼发出的。纳布西说，“我们仍旧在执政，国王是支持我们的。”

几天以前贝鲁特流传着由黎巴嫩通讯社传出的说有人企图暗杀年青的国王的谣言，但是几乎立即为这里和安曼的官方所否认。

【合众社安曼2日电】国王侯赛因今天召见了约旦的政界和军界领袖。纳布西也是宫中召见的人们之一。

一位可靠人士告诉合众社记者说，这次会议是由于目前的内阁危机而召开的，这次危机是在纳布西反对国王对共产主义的见解的问题上沸腾起来的。

【合众社贝鲁特2日电】侯赛因上星期派遣塔尔霍尼前往叙利亚，又在星期日派遣他前往埃及，分别邀请库阿特利总统和纳赛尔总统参加新的阿拉伯最高级会议。消息说，侯赛因希望讨论美国参加巴格达条约军事委员会这件事。

在塔尔霍尼访问叙利亚的时候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塔尔霍尼还带去国王的一封信，警告叙利亚要管束它的那些图谋刺杀他的极端分子。

据信驻在约旦的叙利亚军队约有一个旅共五千人。据信，侯赛因国王担心的是叙利亚和他自己的国家都被拉到共产主义那边去的倾向，听说他的王位在近几个月来曾经有好几次摇摇欲坠。

【国际新闻社开罗2日电】今天，约旦的火山又喷射出另一阵危机的火花，并且不吉利地飞溅到其它六七个地方。

自从以色列宣布撤出加沙地带以来，开罗第一次到处在认真地谈论战争。外交家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说，约旦政府辞职能够把小小的约旦投入一次牵涉到整个中东的内战。最后一分钟的信号的改变使纳布西内阁昨晚没有正式辞职，这就是说，危机今天将达到高潮。

阿拉伯高级人士预言，约旦的任何内部起义“自然将”引起同以色列的新冲突。

纳布西内阁的真正的灵魂据说是极左的国务大臣黑马维。这个内阁曾经要求坦率地反共的侯赛因批准同俄国建立关系，停止所有美援，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和支持立刻同叙利亚和埃及成立联邦。

中东的其它麻烦事看来正在酝酿：黎巴嫩——夏蒙总统拒绝接见批评政府实行亲艾森豪威尔的政策民族阵线代表团。叙利亚——政府里极左派分子和右派分子之间的斗争有造成一次新的危机之势。也门——一个由九人组成的阿拉伯联盟特别调查委员会将到达来研究“英国的侵略”。利比亚——阿拉伯的报道说，人们反对政府的亲西方政策越来越激烈了，同时有未被证实的谣言说，可能要发生一次政变。

### 非洲独立国家定5月間在丹吉尔开会

【法新社拉巴特2日电】摩洛哥外交人士今天说，5月间在丹吉尔将举行一次非洲独立国家会议。

在最近加纳（前黄金海岸）独立庆祝典礼结束时，初步拟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家是：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加纳、苏丹、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和埃及。

这些人士说，现在正在进行磋商以确定非洲独立国家会议的具体日期。

【印度报业托辣斯华盛顿2日电】美国政府正在变得时时“想到非洲”。政治观察家认为，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最近的非洲之行就是美国防止非洲走“错误道路”的计划的第一个具体步骤。

国务院正打算把新成立的非洲事务司归它自己的助理国务卿领导。以前，这些事务是同范围更广泛的地区的事务合并在一起的。官员们缄口不谈可能由新设的司领导的地区的范围，但是美国不久将在非洲增设四个领事馆。

这里的政治评论员分析对非洲的新兴趣时，把战后获得美国支持的亚洲民族的高涨跟目前非洲的走向自由的趋势作比较。他们还强调了英法两国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世界中的弱点。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

许多美国官员希望从下面这种情况得到“前车之鉴”：有一些新独立的美洲国家倾向于对“美国思想方式”保持“中立”。

据说，尼克松已经向国务院提出报告，建议不仅要在美国宣传措施方面进行重大改变，而且要在领事馆人员方面作重大改变。

【美联社伦敦1日电】英国正准备在未来的几个月期间全力进行一次推销运动，以便向南非销售更多的商品。英国将在开普敦、德班、纳塔尔和约翰内斯堡举行贸易周：这反映出伦敦工业界日益关切改变对南非联邦输出贸易的停顿状态。

南非至今在英国的出口市场中仍占第五位。去年英国向南非运出了价值一亿五千四百万英镑的货物，但输出总值比1953年减少了四百万英镑。因此，英国在南非联邦的商业代表们，正把商店橱窗里塞满英国货物，以吸引南非的主妇们。

这次的推销运动计划从双方面进行；但是贸易部发言人说，至今为止，仍无任何迹象表明南非计划在伦敦也进行同样的大力促进贸易的运动。

英国是南非联邦1956年最大的顾主，过去三年间每年从南非进口货物的总值从七千二百万英镑增加到九千一百万英镑。

## 丹首相汉森评布尔加宁的信 說必須抓住一切机会来緩和國際局勢

【法新社哥本哈根2日电】丹麦首相兼外交大臣汉森昨晚在赫尔宁(日德兰半岛)说，东方和西方“必须共同商谈，如果我们要避免像1956年几乎发生的那种灾祸的话。”

汉森又说：“我们必须抓紧一切机会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首相是在评论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就丹麦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事写给他的那封信时这样说的。

【法新社斯德哥尔摩3月31日电】瑞典外交界人士今天认为，苏联总理布尔加宁致丹麦和挪威首相的信是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一个恫吓运动，这个运动是由于苏联害怕原子武器而引起的。

瑞典军方人士一直在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政府使军队装备有原子武器。观察家们认为，因此，苏联正在设法使瑞典相信，这样一个政策，如果执行得太过火，会遭到苏联的破坏性的回答。

瑞典的观察家们认为，苏联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联合攻势，还只是一个长远政策中的第一个阶段。他们认为，在一开始进行了原子报复的威胁以后，苏联然后将回过头来谈和平政策，并搬出和平共处的原则来，企图恢复斯大林去世以后所普遍存在的紧张局势缓和的气氛。

苏联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关系上这个第二个阶段无疑将在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6月6日去芬兰进行亲善访问同时开始。

【美新处奥斯陆1日电】挪威社会民主党今天在一项党的声明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合作缓和了战争的危險并且加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

这个执政党说，挪威由于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而有时间来建设自己的国防。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家庭使挪威得到利用技术发展成就的机会。这个多数党重申挪威忠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向将于5月13日召开的下届党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宣言的一部分。这个声明是在苏联对挪威和丹麦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警告的时候发表的。

## 勃倫塔諾重彈統一德國“取決於蘇聯”的老調

【法新社波恩2日电】西德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勃伦塔诺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都认为，重新统一德国问题的解决，要看“苏联的态度”而定。

从这三个国家访问归来后发表谈话的勃伦塔诺说，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曾经提出这样一种想法，认为问题的解决关键可能是要使德国中立化。他说，他所访问过的所有国家都坚信，重新统一德国必须“马上”进行，因为国际间的紧张局势在增加，“多错过一天就多增加些困难”。

勃伦塔诺说，凡是他交谈过的政治家中间，没有一个提出过关于重新统一德国的任何魔术般的方案。所有的人都认识到，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德国的政策，而是在于苏联的态度。

这位外交部长就他与美、印、澳领袖们的会谈情况，作了如下的表示：(一)在考虑武装新的德国军队的时候，必须连带地考虑到政治环境和现代军事技术上的进步所托付给它的使命。(二)所有的人都认为，一旦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在下届大选中获得胜利，西德的外交政策也不会有彻底的改变。(三)苏联最近给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照会表明，苏联采取了强硬的外交政策，但这或许也足以说明“有某种程度的没有把握的情绪”。

勃伦塔诺说，他还注意到，“对德国的信任还没有完全重新建立起来”。这位外交部长还说，西德希望能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西德也希望这种关系会发展成为友好的合作。

## 匈牙利對“爭取思想上的純潔”一文的討論

【本刊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自由报”3月7日发表了雷瓦伊的文章“争取思想上的纯洁”后，在匈牙利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应。“人民自由报”在3月10日、16日、21日先后刊载了三篇文章，除了对雷瓦伊文章中的许多意见表示赞同外，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现在把这三篇文章刊载在下面。

### (一) 思想混亂的原因(摘要)

萨莫希·卡罗伊

原载3月10日匈“人民自由报”

匈牙利存在思想混乱的原因在于：原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成份不纯，大批抱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个人往上爬为目的的人混进了党内；对在霍尔蒂二十五年统治下在全国所形成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严重影响估计不足，没有大力加以克服。雷瓦伊的文章不应该一点也不提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反革命斗争的成就。

萨莫希·卡罗伊写道，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全国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雷瓦伊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对不能容忍的思想混乱的惊人现象。然而，许多党员对这篇文章不是完全赞同的。其原因是，雷瓦伊只批评了现象本身，没有恰如其份地揭示思想混乱产生的原因。

文章的作者在谈到产生这种混乱的原因时首先指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除了正直的、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以外，还有极多的利用党来达到往上爬的目的和具有小资产阶级观点、甚至是资产阶级观点的分子。工人运动历史表明，这也就是党内偏差产生的基础和基地。如果再加上对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进行了迫害，那么，在像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这样一个党内，很容易出现像纳吉所领导的这样一种类型的反党集团，这是不难理解的。

作者接着说，思想混乱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对人们在霍尔蒂二十五年统治中一直受到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这一情况估计不足。他接着说，我们忘记了，这种民族主义是可以很容易地复活的，10月23日果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如果在党内外没有这样的基础，那么纳吉—洛松齐的“民族共产主义”观念就不会得到党员的认真支持。还应当指出，许多年来对敌对宣传的影响一直估计不足，没有批驳帝国主义诽谤，没有同党内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观点展开应有的思想斗争。

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思想混乱的开始不在11月4日和10月23日，而要早得多。因此，作者认为雷瓦伊的文章在他提出的估价上是片面的和不公正的，按照他的估价，他把目前在匈牙利工人运动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的责任推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和党员身上。

然而，雷瓦伊的文章不仅引起了许多人的不赞同，而且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对。其原因之一就是，雷瓦伊在自己的文章中丝毫未提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领导人的功绩。这里并不是要求宣布“胜利”和“成就”，也不是要自吹自擂。在整个国际工人运动都承认，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找到了摆脱前所未有的困难局势的解决方法和在这方面取得不小成就的时候，雷瓦伊几乎一点也不提到这一方面，这是令人奇怪的。他没有提到那些在党领导机构投降以后拿起武器继续同反革命斗争的党员，没有提到那些在反革命野蛮的恐怖和迫害条件下着手建党的人们，也没有提到那些不顾威胁努力争取及早恢复生产的人们。

文章作者最后谈到雷瓦伊的文章那种不容别人反驳的语调和风格。谈到这里，他说，党打算今后将比过去更加依据事实、论据和令人信服言论来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是依靠不容别人反驳的宣言来执行自己的政策。

### (二) 对雷瓦伊同志文章的看法(摘要)

莫伊纳·格佐

原载3月16日匈“人民自由报”

不同意雷瓦伊对十月事件原因的分析。认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应该把党在过去所犯的 error 和反革命利用这些错误进行挑拨煽动分别开来。同意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去年12月的决议在分析十月事件的原因时，把“拉科西—格罗集团”的错误列为首位。

文章首先说，雷瓦伊同志文章的热情、逻辑力量和坚定性使我想起了他在过去“人民自由报”中写的社论，对党很有贡献。但这篇文章的语调有些令人不安，有不能容忍反对意见的味道。

文章说，雷瓦伊同志在许多地方说得很对。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应当成为对拉科西—格罗领导的谩骂，应该具体分析纳吉集团的背叛。对过去十二年不应只看错误，不应只一般性地指责机械抄袭苏联。我也同意他提出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我不同意的是他对十月事件原因的分析。这需要具体考察。对某些集团和阶层扣上反革命帽子并不解决问题。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具体考察后，就能发现作家大部分并非反革命，而有些作家是有罪的。

雷瓦伊同志说武装暴动、游行和以前的思想准备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我同意这个说法。孤立地看现象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但是雷瓦伊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三版)

同志的考察只限于10月23日前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能够停留在这个界限上吗？难道以前的几年与此无关吗？尽管雷瓦伊同志号召揭露1953年以前纳吉集团的活动，仍然是只考察了历史的一部分。

党和国家之所以瓦解，布达佩斯的群众之所以同情反革命，是有两方面互相结合互为因果的过程的，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期。雷瓦伊同志只提出了一方面，因此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

对群众发生影响的，是利用实际错误进行的煽动呢，还是这些错误本身呢？我想两者都有影响，如果要分先后的话，我认为实际的错误是首先发生影响的。应该把诬蔑和实际错误的揭发分开。如果把十月游行前的时期在思想上看作一个统一过程的话，还应该把作家记者本着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进行积极批评同修正主义者有组织有意识的攻击（作家，记者也参加了）分开来。如果不分别看待，就把一切合理批评都当作反革命了，就是严重的庸俗化，会压制批评。

我要问拉科西—格罗的领导是否搞了过分的工业化？是否强迫搞合作化而违反了自愿原则？是否在五年计划期间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而在某些方面反而下降了？是否用捏造的罪名搞了某些案件，而首先打击了共产党人？是否恢复名誉进行得很慢很拖拉？是否拉科西阻碍了苏共20次代表大会的思想在匈牙利的实现？只能回答：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么怎能对这些事实的影响默不作声呢？斯大林曾说过：党如果隐瞒其错误，不容许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就会毁灭。

反革命几乎扼死了匈牙利共产党，没有苏联的帮助，无产阶级政权就会被扼死了。所以会造成这种形势，主要原因除了纳吉之流的背叛外，就是拉科西—格罗领导使党在广大人民面前威信扫地了。

1956年11月4日以后，如果不同劳动人民党及其威信扫地的领导者分清界线，就根本无法重新组织党、无法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我认为党的12月决议在分析事件原因时把拉科西—格罗的领导的政策及其后果列为首位是正确的。

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意雷瓦伊同志说要尖锐地公开地揭露纳吉的背叛。但是同样要坚决具体地指出拉科西—格罗领导的灾难性后果，作为导向反革命的过程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工人党还在同许多困难作斗争。现在正在制定纲领和组织章程，党的思想和知识分子政策还不明确坚定。的确，在矛盾现象之中党曾经没有很快地坚决起来反对反革命事件的错误估价，不像雷瓦伊同志在事件之后作得这样坚决。虽然有这些错误，我还是完全以最深切的同情支持卡达尔同志和他的同伴们，这些共产党人同处在反革命的“革命”煽惑影响下的群众一起在这里，在匈牙利，在反革命的巢穴里，真正地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和重新组织党的伟大工作。

### (三) 建设性的争论

内梅什·德若

原载3月21日匈“人民自由报”

“人民自由报”编辑部收到许多对雷瓦伊文章的讨论的来信，大多数认为这篇文章只提到修正主义的错误、纳吉—洛松齐集团的反革命背叛，而没有提到拉科西等人的领导错误和责任；并且没有提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粉碎反革命取得的成就。不能同意恢复拉科西和格罗的名誉。对匈牙利解放十二年来经验和教训需要加以具体分析，对修正主义的错误也需要具体分析，这个工作目前刚刚开始，今后更需要建设性的争论。这次讨论中可以确定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是发展的。雷瓦伊的文章虽然有缺点，但仍然是很重要的。

文章说，很多人都为沉默多年的雷瓦伊公开发言而高兴，但是也有很多人由于“雷瓦伊”的出现而焦虑；总之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应，这一点从“人民自由报”编辑部收到讨论这篇文章的信件之多也可以看得出来。雷瓦伊文章中关于十月事件前敌人的活动和反革命事件的有机联系，关于不能对过去一概否定这些方面都是正确的。

但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都认为雷瓦伊只提到对修正主义的妥协，而未提到11月4日以来的成就，因为在这一段时期内虽然也犯了大小一些错误，但是总的特点不是在思想上对反革命让步而是粉碎反革命，拯救社会主义政权和恢复建设。

大多数发言人的另一个意见是认为只是片面地提到修正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妥协，而从没有谈到拉科西等人的领导错误和责任，如在1956年7月决议作出以后，已开始纠正错误，但是紧跟着就遭到了修正主义的进攻，为什么那时的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击退修正主义的进攻呢？

党员群众和广大忠于社会主义的人民也都对掌握了国家领导的劳动人民党不能阻止反革命的进攻而感到惊异，无论如何尖锐地强调纳吉—洛松齐集团在反革命的思想准备中，在突破社会主义革命阵线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旧不能解答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劳动人民党不能动员全党和工人阶级来击退反革命。群众也希望雷瓦伊在文章中对这个难堪的问题给以解答，然而解答落空了，于是使很多同志失望。

在失望的同时，也有些焦虑，虽然这种焦虑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却是存在的。由于雷瓦伊在其文章中几乎没有谈到拉科西领导的错误，但却提到：只看拉科西、格罗的错误是不公平的，因此才使很多人得出这样的结

论：雷瓦伊要恢复拉科西和格罗的名誉。这一点是全体党员和所有党外人士几乎一致反对的。“纳吉的史无前例的阶级叛变，不能成为拉科西的护身符”这是很多人的反映。

我们相信，虽然雷瓦伊在拉科西犯错误中本人也参加有份，但是我们想他是不会为拉科西的领导找护身符的。然而他在文章中却一方面不提拉科西、格罗领导在为反革命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点，而另一方面却急于认定拉科西、格罗不能与阶级叛变者相提并论，这样表现了其文章的面性，也是大多数人所反对的一点。

对拉科西、格罗的“谩骂”中有没有不公平和过火的现象呢？显然是有的，等到具体地对过去十二年，及其中1949—55年这几年的经验、成就和错误加以分析时，我相信那时我们就会从这些过火现象中摆脱出来，但是对于侵犯社会主义法制的激烈的谴责是不会缓和下来的，如果说现在有一种东西是减弱了这种痛苦的回忆的话，那就是目前拉科西不在国内，因为他要对此负巨大的政治责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体党员及党外正直的劳动者都一致反对他参加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我们知道他有几十年的战斗历史，作为法西斯主义的被迫害人遭受了十六年的监狱的痛苦，在绞刑架的阴影下仍旧勇敢的反对敌人，我们承认他在建党中，在1919年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在同法西斯的斗争中及解放后的胜利的年代中的功绩，但是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首先要由他负政治责任，因为他已证明不能纠正错误，甚至顽固地阻挠此项工作，他将永不会再参加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了。

在对雷瓦伊的文章的意见中也有些是不能令人接受的，有些误解应当加以消除，以便让我们的原则争论进行得更好，不要挑起不适当的反雷瓦伊的情绪。

一些发表意见的人除了表示焦虑外，还对雷瓦伊提出一些不真实的控告。在这些控告中当然有一些是不怀好意的修正主义者们的产物，另外也有一些并不是恶意的。后者之所以产生，主要是这些人不了解雷瓦伊的真正的的作用。雷瓦伊在1953年夏季以前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因此他对当时党的政策也要负责，虽然在经济政策错误及侵犯社会主义法制等最严重的错误上他负的责任要少些。但1953年6月时拉科西—格罗之流的领导还是把他从政治局和政府中排出去了，他们是借着雷瓦伊健康情况不佳为理由让别人通过的。雷瓦伊健康情况不好这是确实的。因此文化部的实际领导从1951年起就落入当时的第一副部长亚诺什（纳吉的女婿）之手。所以，解除其部长职务是可以接受的，但不管怎么说，从政治局里被排出来，这是他们的政治罪恶。

1953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是雷瓦伊对党的过去错误作了最深刻的检讨。他最坚决地为纠正这些错误进行了斗争。是他指出了1953年6月以后得逞的纳吉之流的机会主义政策的有害性。虽然中间自己同严重的疾病进行了长期的生死斗争，但在1956年3月时仍旧最尖锐地反对拉科西之流的领导，要求接受贯彻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伟大教训，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这些活动，我们认为如果把他的活动介绍一下，将会大大有助于分析过去十二年的经验教训。

从雷瓦伊文章的争论中可以确定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是发展的，热情地维护匈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信誉。如果在过去十二年成就的维护方面有过忽略的地方（确实有过），今后就应当弥补上。同时我们也要尊重自11月4日以来这几个月中所取得的成就，发表意见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对十月事件的反革命性质发生怀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人不同意雷瓦伊的正确意见。雷瓦伊这篇文章对于活跃和发展争论起了很大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

修正主义的思想残余还存在和滋生着。对修正主义的妥协现象还会产生。只有克服了这些有害的现象，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才会巩固起来。因此雷瓦伊的文章虽然有些缺点，但仍旧是很重要的。对修正主义的具体分析，对十二年的教训的分析只是刚刚开始，今后更需要建设性的争论。

### 蒙古人民革命党五中全会通过决议

【新华社乌兰巴托1日电】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说，蒙古人民革命党今年面临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为迎接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和大呼拉尔选举，要求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和实际生活密切联系起来。

决议说，国际形势也要求党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势力企图恢复殖民统治，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就证明这点。

决议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有些不坚决的人，如南斯拉夫的某些领导人向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退却，实际上帮助了国际帝国主义。蒙古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积极成员，负有粉碎帝国主义阴谋，保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义务。

决议说，蒙古有些知识分子被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他们忽视在苏联帮助下得到的成就，缩小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在爱国主义的掩饰下表现了民族主义的倾向，全会认为中央政治局作出纠正这方面的决议是及时的。

决议接着就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等方面作出各项决定。决议号召党员和党组织努力改进党的宣传工作，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教育群众，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



(上接第三版)

同志的考察只限于10月23日前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能够停留在这个界限上吗？难道以前的几年与此无关吗？尽管雷瓦伊同志号召揭露1953年以前纳吉集团的活动，仍然是只考察了历史的一部分。

党和国家之所以瓦解，布达佩斯的群众之所以同情反革命，是有两方面互相结合互为因果的过程的，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期。雷瓦伊同志只提出了一方面，因此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

对群众发生影响的，是利用实际错误进行的煽动呢，还是这些错误本身呢？我想两者都有影响，如果要分先后的话，我认为实际的错误是首先发生影响的。应该把诬蔑和实际错误的揭发分开。如果把十月游行前的时期在思想上看作一个统一过程的话，还应该把作家记者本着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进行积极批评同修正主义者有组织有意识的攻击（作家，记者也参加了）分开来。如果不分别看待，就把一切合理批评都当作反革命了，就是严重的庸俗化，会压制批评。

我要问拉科西—格罗的领导是否搞了过分的工业化？是否强迫搞合作化而违反了自愿原则？是否在五年计划期间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而在某些方面反而下降了？是否用捏造的罪名搞了某些案件，而首先打击了共产党人？是否恢复名誉进行得很慢很拖拉？是否拉科西阻碍了苏共20次代表大会的思想在匈牙利的实现？只能回答：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么怎能对这些事实的影响默不作声呢？斯大林曾说过：党如果隐瞒其错误，不容许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就会毁灭。

反革命几乎扼死了匈牙利共产党，没有苏联的帮助，无产阶级政权就会被扼死了。所以会造成这种形势，主要原因除了纳吉之流的背叛外，就是拉科西—格罗领导使党在广大人民面前威信扫地了。

1956年11月4日以后，如果不同劳动人民党及其威信扫地的领导者分清界线，就根本无法重新组织党、无法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我认为党的12月决议在分析事件原因时把拉科西—格罗的领导的政策及其后果列为首位是正确的。

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意雷瓦伊同志说要尖锐地公开地揭露纳吉的背叛。但是同样要坚决具体地指出拉科西—格罗领导的灾难性后果，作为导向反革命的过程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工人党还在同许多困难作斗争。现在正在制定纲领和组织章程，党的思想和知识分子政策还不明确坚定。的确，在矛盾现象之中党曾经没有很快地坚决起来反对反革命事件的错误估价，不像雷瓦伊同志在事件之后作得这样坚决。虽然有这些错误，我还是完全以最深切的同情支持卡达尔同志和他的同伴们，这些共产党人同处在反革命的“革命”煽惑影响下的群众一起在这里，在匈牙利，在反革命的巢穴里，真正地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和重新组织党的伟大工作。

### (三) 建设性的争论

内梅什·德若

原载3月21日匈“人民自由报”

“人民自由报”编辑部收到许多对雷瓦伊文章的讨论的来信，大多数认为这篇文章只提到修正主义的错误、纳吉—洛松齐集团的反革命背叛，而没有提到拉科西等人的领导错误和责任；并且没有提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粉碎反革命取得的成就。不能同意恢复拉科西和格罗的名誉。对匈牙利解放十二年的经验和教训需要加以具体分析，对修正主义的错误也需要具体分析，这个工作目前刚刚开始，今后更需要建设性的争论。这次讨论中可以确定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是发展的。雷瓦伊的文章虽然有缺点，但仍然是很重要的。

文章说，很多人都为沉默多年的雷瓦伊公开发言而高兴，但是也有很多人由于“雷瓦伊”的出现而焦虑；总之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应，这一点从“人民自由报”编辑部收到讨论这篇文章的信件之多也可以看得出来。雷瓦伊文章中关于十月事件前敌人的活动和反革命事件的有机联系，关于不能对过去一概否定这些方面都是正确的。

但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都认为雷瓦伊只提到对修正主义的妥协，而未提到11月4日以来的成就，因为在这一段时期内虽然也犯了大小一些错误，但是总的特点不是在思想上对反革命让步而是粉碎反革命，拯救社会主义政权和恢复建设。

大多数发言人的另一个意见是认为只是片面地提到修正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妥协，而从没有谈到拉科西等人的领导错误和责任，如在1956年7月决议作出以后，已开始纠正错误，但是紧跟着就遭到了修正主义的进攻，为什么那时的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击退修正主义的进攻呢？

党员群众和广大忠于社会主义的人民也都对掌握了国家领导的劳动人民党不能阻止反革命的进攻而感到惊异，无论如何尖锐地强调纳吉—洛松齐集团在反革命的思想准备中，在突破社会主义革命阵线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旧不能解答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劳动人民党不能动员全党和工人阶级来击退反革命。群众也希望雷瓦伊在文章中对这个难堪的问题给以解答，然而解答落空了，于是使很多同志失望。

在失望的同时，也有些焦虑，虽然这种焦虑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却是存在的。由于雷瓦伊在其文章中几乎没有谈到拉科西领导的错误，但却提到：只看拉科西、格罗的错误是不公平的，因此才使很多人得出这样的结

论：雷瓦伊要恢复拉科西和格罗的名誉。这一点是全体党员和所有党外人士几乎一致反对的。“纳吉的史无前例的阶级叛变，不能成为拉科西的护身符”这是很多人的反映。

我们相信，虽然雷瓦伊在拉科西犯错误中本人也参加有份，但是我们想他是不会为拉科西的领导找护身符的。然而他在文章中却一方面不提拉科西、格罗领导在为反革命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点，而另一方面却急于认定拉科西、格罗不能与阶级叛变者相提并论，这样表现了其文章的面性，也是大多数人所反对的一点。

对拉科西、格罗的“谩骂”中有没有不公平和过火的现象呢？显然是有的，等到具体地对过去十二年，及其中1949—55年这几年的经验、成就和错误加以分析时，我相信那时我们就会从这些过火现象中摆脱出来，但是对于侵犯社会主义法制的激烈的谴责是不会缓和下来的，如果说现在有一种东西是减弱了这种痛苦的回忆的话，那就是目前拉科西不在国内，因为他要对此负巨大的政治责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体党员及党外正直的劳动者都一致反对他参加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我们知道他有几十年的战斗历史，作为法西斯主义的被迫害人遭受了十六年的监狱的痛苦，在绞刑架的阴影下仍旧勇敢的反对敌人，我们承认他在建党中，在1919年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在同法西斯的斗争中及解放后的胜利的年代中的功绩，但是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首先要由他负政治责任，因为他已证明不能纠正错误，甚至顽固地阻挠此项工作，他将永不会再参加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了。

在对雷瓦伊的文章的意见中也有些是不能令人接受的，有些误解应当加以消除，以便让我们的原则争论进行得更好，不要挑起不适当的反雷瓦伊的情绪。

一些发表意见的人除了表示焦虑外，还对雷瓦伊提出一些不真实的控告。在这些控告中当然有一些是不怀好意的修正主义者们的产物，另外也有一些并不是恶意的。后者之所以产生，主要是这些人不了解雷瓦伊的真正的作用。雷瓦伊在1953年夏季以前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因此他对当时党的政策也要负责，虽然在经济政策错误及侵犯社会主义法制等最严重的错误上他负的责任要少些。但1953年6月时拉科西—格罗之流的领导还是把他从政治局和政府中排出去了，他们是借着雷瓦伊健康情况不佳为理由让别人通过的。雷瓦伊健康情况不好这是确实的。因此文化部的实际领导从1951年起就落入当时的第一副部长亚诺什（纳吉的女婿）之手。所以，解除其部长职务是可以接受的，但不管怎么说，从政治局里被排出来，这是他们的政治罪恶。

1953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是雷瓦伊对党的过去错误作了最深刻的检讨。他最坚决地为纠正这些错误进行了斗争。是他指出了1953年6月以后得逞的纳吉之流的机会主义政策的有害性。虽然中间自己同严重的疾病进行了长期的生死斗争，但在1956年3月时仍旧最尖锐地反对拉科西之流的领导，要求接受贯彻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伟大教训，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这些活动，我们认为如果把他的活动介绍一下，将会大大有助于分析过去十二年的经验教训。

从雷瓦伊文章的争论中可以确定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是发展的，热情地维护匈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信誉。如果在过去十二年成就的维护方面有过忽略的地方（确实有过），今后就应当弥补上。同时我们也要尊重自11月4日以来这几个月中所取得的成就，发表意见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对十月事件的反革命性质发生怀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人不同意雷瓦伊的正确意见。雷瓦伊这篇文章对于活跃和发展争论起了很大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

修正主义的思想残余还存在和滋生着。对修正主义的妥协现象还会产生。只有克服了这些有害的现象，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才会巩固起来。因此雷瓦伊的文章虽然有些缺点，但仍旧是很重要的。对修正主义的具体分析，对十二年的教训的分析只是刚刚开始，今后更需要建设性的争论。

### 蒙古人民革命党五中全会通过决议

【新华社乌兰巴托1日电】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说，蒙古人民革命党今年面临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为迎接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和大呼拉尔选举，要求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和实际生活密切联系起来。

决议说，国际形势也要求党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势力企图恢复殖民统治，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就证明这点。

决议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有些不坚决的人，如南斯拉夫的某些领导人向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退却，实际上帮助了国际帝国主义。蒙古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积极成员，负有粉碎帝国主义阴谋，保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义务。

决议说，蒙古有些知识分子被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他们忽视在苏联帮助下得到的成就，缩小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在爱国主义的掩饰下表现了民族主义的倾向，全会认为中央政治局作出纠正这方面的决议是及时的。

决议接着就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等方面作出各项决定。决议号召党员和党组织努力改进党的宣传工作，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教育群众，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